

李庆华 等著

金盾喋血记

.5

传奇选粹丛书

目 录

- 金盾喋血记.....李庆华（1）
- 惊险小说作家历险记.....
 根据〔美〕戴安·托马斯电影剧本改写（71）
 东方石改编
- 怒涛虎胆录.....东方明（115）
- 大海的深情.....骆怀东（195）
- 船长的情债.....赵 征（221）
-

金盾喋血记

—

像一声炸雷响在B市上空。街头巷尾议论纷纷，人们相互交谈，打听，摇头叹气，面有忧色。

B市公安局里，公安干警们心如火焚。一夜间大案迭出，触目惊心。频频的电话铃声，轰轰的摩托车声，更增添了紧张气氛。

公安局刑侦科现场笔录里，有这样两段文字——

被害人金少云，男，56岁，身高1.57米。尸检发现，头部，面部，手，肩，背等处共有刀伤39处。伤口创面大，深度为3—8厘米。

解剖查知，金××全身无致死性病变，系颅脑损

伤，大出血休克而死。

根据尸僵已在各关节存在，尸斑已出现，瞳孔整齐，眼睛角膜混乱，胃内无食物，只有少量沾液判断，死者生前最后一餐饭到死，其间5小时，从死到验尸，其间7小时……。

另一段文字记载了一个时间跨度大，几近荒唐的事件：

罪犯越墙进入厂区，沿电杆爬上仓库房顶，揭瓦，撬瓦桶入库，没有留下指纹和物件。据仓库保管员老熊讲，他半夜小便，正碰上罪犯越墙逃去。罪犯身高1.80左右，身材匀称，健美，一身黑装。

该库文革中被盗过一次，丢失一块重5千克工业用黄金，这次失窃为一块工业用白银，重8千克。

库顶被撬处距地面高9米，库内最高货架高2.2米，瓦桶及房梁上均无绳索吊过的痕迹。两次作案方式相同。

“这简直是出鬼了！”公安员们议论纷纷，这高度世界冠军也望尘莫及——难道罪犯会飞不成？”

“我看这回要难煞‘福尔摩斯’了！”

“这回？他跌跟头也不止一次了！唉……！”

“哼！”

二

列车驶入三村坝火车站——距B市四公里的中型车站。

石锔让过下车人流，在朦胧月色下拎行李缓缓下车。他没去挤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，也不肯叫出租车，市郊系颇有名气的风景区，他一路走走看看，向市区方向而去。

群山在他身后。前面是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，远处的万家灯火，近地的炊烟田塍都使他激动。他今年21岁，1.85米高的个头。出色的擒拿格斗术，严密的推理头脑，被他就读的干警学校同学们尊为未来的福尔摩斯。如今毕业，分配在B市公安局。

石锔转过山弯，来到道旁长满桉树的路段，迎面走来两个矮小的农民。

“嘿呀，金少云是鳏夫嘛，杀他39刀，究竟图个啥哟？”

“妈的，冶金厂才挨得惨罗！”

“唉，现今世道强盗起串串，我看公安局的搓球去嘍，哼！”

石锔站住了，浑身热血躁动，他不能接受对公安机关的如此议论，但又无法辩驳。倏地，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闪出：“我何不马上调查解释一番，明天在局里也可以提提意见或建议？”

“同志，等一等！”他按捺不住，回头冲两个农民喊了起来。

两个农民站住脚，疑惑地转过身子。

石锔向他俩跑去。

月亮已半入云层，树影阴森可怖。石锔跑着，周围的气氛顿时紧张异常。

“嘿呀，又高又大又吓人！”一个农民大惊，叫道，“哪来的显道神呀！”

“快，快跑——！”另一个农民猛推同伴一掌，“你不信有人会拦路抢劫吗——这家伙决不是好人！”

两个农民瞬间逃得无影无踪，石锔立于道中，呆若木鸡。

“嗖——！”

正当石锔发呆之际，一个黑影飘然而至，虽然比他矮上半个脑袋，但来者不善，当胸就给他一拳。

“嗯？要抢劫我？！”石锔脑海中飞出一个讯号，不禁勃然大怒。他要狠揍这小子，再将其捉拿归案。他真不愧擒拿高手，心到步到手到，只以三成功才一拨，便将来拳拨开。

“哼，这点狗屎功夫，居然也来张牙舞爪！”石锔嗤之以鼻。他将行李挪在左手，使出怀中抱月招式，右拳直捣黑影门面，他满以为，这已足够黑影消受多时了。

“嚓！”正当石锔的拳头飞近黑影颜面的刹那间，黑影竟突地闪过拳锋，左掌变爪，从腰间划出半道圆弧，猛地一叼他的拳腕。这一叼怪异无比，利害非凡，石锔躲闪不及，痛得直冒冷汗，他赶紧丢掉行李，趁黑影向左拧腰转胯，右拳从腰间飞出的一瞬间，使招大鹏展翅，飞起左腿，直攻黑影耳门。

石锔腿功发劲刚猛，动作快疾，从未遇过对手。不料黑影矫健异常，眨眼间右腿已擦步分开，身子拧转，几乎与此同时，两拳已由胸前推出；右拳封住他的左膝，左拳变掌，

带着啸风，劈面向他扫去。

“好一个歹徒！”黑影此掌，力胜千钧，石锔心中吃惊不小。他已知对手武功非同小可，硬生生以铁板桥功躲过来势，立即以自己最拿手的擒拿功全力相搏，只见他倏然行如蛟龙，转如轻风；起如急浪，跳如腾云，将自己血气方刚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奇招灵猿盗宝，死鸡拧头，深海取珠，霸王盖顶，招招刚柔相济，变化万千。头部擒拿，肩部擒拿，裆、腿、足部擒拿式式如层层激浪，凌利无比。

“好！好好！”黑影叫了一声，连连后退。

“大胆盗贼，休想逃走！”石锔连声吼叫，趋步逼上，招势更加凶猛，气势更加逼人。

黑影站住了，石锔正待扑上，眼前忽然晃动出无数人影，他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，肩背、腹部早中数拳，打得他眼前金星四溅，口中泛出白沫。

石锔头上冒出了冷汗，但梦想当福尔摩斯的他岂能如此败北，他立即力发于腰，快如闪电般打出推、领、带、托、将、点、搬、扣、拿、擒等十种劲力。遇敌远则手打足踢，近则膝顶肘敲，贴身则搬扣擒拿，并竭力向距自己不远的一棵大榕树靠去，以挫对手奇快的穿闪进击。

“嚓——！”无数人影马上合为一条黑影，越过石锔头顶，飘落于榕树前头，一扬手使出马步斜劈招式，带着森森寒气，欲将退来的石锔毁于掌下。

“啊——！”石锔心中阵阵发凉，他已顾不得后果，一声长啸，使出绝招：鹰隼般腾空跃起，对准黑影的脑袋，霹雳般跺下。

石锔显然使足了全部功力，当脚触到黑影头发的时候，他已预感到对手若非脑浆迸出，也得七窍喷血，昏厥在地。万不料黑影不避不让，伸手竟抓住了他的双腿，轻轻弹他于地，他还没回过神，双肘已被两把“钢钳”夹住，动弹不得。

石锔气得浑身颤抖。虽然他明知自己已成为对手的案头肉，笼中鸡，他还是决心以死相拼：猛飞一脚，欲将对手击倒，不料反被对手双膝将脚夹死，还腾出一手拿他腰眼。他素以机智勇敢自矜，这番竟被人如此擒拿，气很难咽，不禁斥骂开了。

三

“石锔同志——！”

正当石锔骂人之际，黑影突然松开手脚，吐出亲切的声音。

石锔一惊，急扭过身，看见对手是一位陌生中年汉子，四十来岁，面庞清瘦，双目熠熠生辉。穿一件黑色涤纱衬衣，深蓝料子裤，浑身洋溢着深沉的力和洒脱之气。

“你？你是……？”

“你猜猜看？”

石锔盯住那汉子，觉得堂正的面容和蔼可亲，不觉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然而蓦地，那堂正的脸上似乎溢出一团魔气，瞬间化作狰狞可怖的凶神，向他发出疹人的狂笑。

“你？你你……！”

“我是B市公安局的许兴远。”

“啊？！”

“乔局长说你明天要来，还描绘了你的相貌。”

凶神又化回笑容满面的许兴远，石锔揉揉眼睛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曾听说有个侦察科长叫许兴远的，人称活着的波洛和福尔摩斯……。”

“我不在乎那些传闻，只憧憬一个称谓。”

“啥？”

“金色盾牌！”

石锔一震，觉得对方在有意吹嘘自己，但口里却客套道：“太好了——见到你我很高兴，”

“我也很高兴！”许兴远笑了笑，说道，“我侦察回来，见你这样关心案子，才引起了注意！”

“许科长，”石锔不由顿生佩服，道，“你非凡的武功和神奇的眼力，可真是名不虚传呀！”

“别说客气话哟！”许兴远诚恳地道，“刚才我冒昧印证了一下你的武功，不当之处，请多原谅！”

石锔低下头，脸红到耳根，说：“我，我功夫肤浅，不堪一击！”

“不！”许兴远满意地笑了，道，“你基本功很扎实，是块侦探料子！”

石锔心底涌起甜蜜。

“小石啦，”许兴远直视着石锔，认真地说道，“我们刑侦科还缺一名侦察员，倘不嫌弃……。”

石锔高兴起来，一把抓住许兴远的手，叫道，“许科

长，你，你收下我吧！”

许兴远又笑了，道：“乔局长答应给刑侦科补一名侦察员——说实话，谁要来我们科，我都要严加考核。”

“许科长，你就考考我吧！”石锔来了兴趣，有些腼腆地道，“说实话，我，我做梦也想当……。”

“不必再考了！”许兴远郑重地道，“我已经考过了。”

石锔高兴地一蹦，猛想到许兴远武功胜他十倍，何不就此提出拜师学武？于是惴惴地道：“许科长……。”

“有啥要求，你就尽管提吧。”

“我，想学武术，你就收我当个徒弟吧！”

“哟，”许兴远想也没想，就摇起头来，道，“请不要这样客气，我们都是同志，可以互相切磋切磋。”

石锔怔住了。

四

许兴远领石锔来到市公安局，已是晚上十点多钟。他请石锔到家，妻子东方春立即生火做饭。刚吃过饭，石锔发现许兴远脸色很不正常。正不解间，许兴远竟不留客人住宿，却把石锔领到刑侦员龙志先处，说明来意，就匆匆告别而去。

石锔心中甚是不乐。

龙志先是位二十二、三岁的小伙子，中等身材，阔额，尖脸。他乐观，爽直。见到石锔，犹如老朋友，递烟倒茶削水果，十分周到热情。

“龙老师，都十二点钟啦，你咋还不睡觉呀？”石锔见龙志先桌上摆着不少勘验资料和一支扯开的钢笔，关心地问开了。

“哈，叫我龙老兄可以，千万别叫我龙老师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干我们这行，案子没破，心里总象搁着点什么。”龙志先认真地道。

石锔有些好奇，问道：“要是案子接连不断，就不能忙里偷闲么？”

“难啦！”龙志先摇摇头，指着一叠材料说，“也许你我一样，明知这些事儿沾到就棘手，但又总不肯松手！”

石锔更加好奇，拿过材料一看，立即被吸引住了——

金少云有相当觉悟：打刑运动中，首先揭发混来本村的偷牛团伙，对寓居本村的两个无户籍中年人也颇注意。别人修房造屋，他很乐意帮忙；对侄女钟玲和侄女婿项礼平也很关心。两家相距三华里，关系密切。

金也有相当个性：半个月前上街买东西，回家发现短少，就带上项礼平找到卖方，卖方拒不认帐，还推了他一掌，他即叫项礼平还击。项礼平武功颇好，卖方败逃时丢下话说：“今后非打来还不可！”

金有严重哮喘病，吐浓痰叫人生厌。二十年前曾有小段罗曼史，以后多年不涉情场。

金的房门下有个猫狗进出的小洞，房屋未有撬动痕迹。金身上的钱包、家中财物均未遗失。器物，地面，床上均无罪犯指纹，足迹……。

“这案子显然不是情杀或政治谋杀！”石锸心里嘀咕，“谋财害命么？穷鳏夫能有啥财产可谋？况且没有丢失东西，只有报复杀人——偷牛团伙的漏网喽罗？那个卖方？寓居无户籍人员？这……，按理都不足导致杀人后果，但是……。”

“这案子是项礼平来报的。”龙志先见石锸沉思，又补充说道，“金少云的小种公猪清晨出来糟蹋庄稼，距金家不远的王老大叫他关猪，见其房门虚掩，推门进屋，才发现他被人所杀……。”

“嗯，嗯嗯！”石锸微闭眼睛，他希望脑海能借材料的交代，幻化出一幅幅图像，从中理出破案线索来，可惜脑海中只有一团团黑色的“蝌蚪”在蠕动，他屏息凝神，但仍一片茫茫。

“你不妨看看这个案子，”龙志先见石锸焦虑，忙以盗银案引开他的注意力，道，“你说怪不怪，电杆上的脚印，房上的撬洞都不象是伪现场，奇怪的是，撬洞距地面那么高，罪犯又没借助绳索——难道他真会飞不成？”

石锸又被冶金厂的失窃案吸引住了，他蹙眉思索，猛地眼睛一亮，道：“志先，库里有可借攀爬的东西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龙志先回忆道，“不过库内最高货架二米二，还有几根距地面六米的横亘铁条——我考虑那里面会不

会有问题。”

“好——！”石镔高兴得一拍大腿，说，“我看，要是武林轻功高手，是可能登上货架，跃抓铁条，踩着铁条，跃抓瓦橛！”

“太妙啦！”龙志先突然大叫一声，道，“真是这样，这案子的范围就将大大缩小——你可真有两下子呀！”

“嘿嘿，我是随便说说！”

“你睡觉吧，我出去一下。”

“哪里去？”

“再去看看现场。”

“让我也去吧，我会一些武功。”

“这……。”

“难道我是外人么？”

“好，我们一道去！”

五

龙志先和石镔来到冶金厂，出示手续和说明来意，厂长和仓库保管老熊陪同他们重验现场。果然，在一根横亘铁条上，赫然摆着罪犯的指纹和足迹，龙志先从工作包中拿出器材，取下这些物证，就和人们走出仓库，准备往回走。”

“两位同志太辛苦了！”厂长十分感激，道，“走，到厂部招待所坐坐！”

“不啦！”龙志先和石镔连连摇头。

“嘿，你们客什么气哟！”厂长态度坚决，道，“我们

还有情况向你们反映！”说着，伸手去拉龙志先，又向老熊直递眼色。

“石同志，你们可不能不去呀！”老熊长得虎背熊腰，却鼠眉贼眼，十分乖觉，他见厂长使眼色，心领神会，马上亲切地挽住石锿手臂，石锿立即感到有股隐隐的力在躁动，心中甚异。

无庸猜测，反映情况是假，请他俩吃喝是真。

“厂长，老熊，那我们就在这儿谈谈吧！”龙志先见无法脱身，只好严肃地道。

厂长眼珠一转，依然不放手，道：“不，这儿谈太不方便了嘛！”

“是呀！”老熊仗其身材高大，马上又来拉龙志先，道，“你们太辛苦了，说什么也得去喝杯茶再走！”

“不啻，谢谢！”

“不行！”厂长急了，“你们三更半夜都没能休息，叫我们如何过意得去！”

“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嘛！”

“可是，是我们失职造成的呀！”

“不能因此就……。”

“不行，说什么也得……。”

“嚓，啣——！”

正当他们拉拉扯扯，难解难分之际，仓库房檐上有块瓦片被踩掉下来，刚好跌碎在老熊面前。

人们一愣。

“嗖嗖嗖！”这时，一个黑影突地从仓库房上飘然而

下，卷一股旋风，向厂区围墙射去，只一闪，就逾墙而过。

“是他！就是他——！”老熊猛然大叫一声，拔腿就追。

“抓贼呀！抓贼呀——！”厂长和人们也大喊大叫。

刹那间警报齐鸣，人声喧嚣，整个冶金厂震动了。

龙志先和**石铐**跟着猛追。越过墙头，穿过树林，田塍，来到开阔地带，举目一望，月色朦朦，已不见半个人影，返身搜索，连个可疑的脚印也没有发现。

“妈的，好利害的轻功！”石铐甚是惊异，不禁吐了吐舌头。

六

第二天清晨，B市公安局气氛异常紧张，八点钟上班开会，除许兴远无故缺席外，公安员们都到了会议室。

“同志们！”乔局长一扬剑眉，“省公安厅紧急通知，半个月左右，美国经济贸易代表团要来我市洽谈观光，省厅要求我们加强治安工作，并在十天之内，侦破杀人、盗银这两起大案！”

公安员们面面相觑：两个案子茫无头绪，市区内百万人口，要在十天内抓住几个罪犯，无异大海捞针；加强治安工作，显然还得抽走人力——真是越忙越有事呀！

“同志们，”乔局长见大家焦虑，十分严峻，他踱了几步，“嘎”地站住，松开紧咬的嘴唇，道，“背水一战，置之死地而后生——古人尚且做得到，我们反倒就做不到了

吗？我们没有拒绝任务的权利，更没有推卸责任的习惯！”

“乔局长！”龙志先首先站起身，说道，“那就干吧，反正都是我们的事儿。”

“乔局长，算我一个！”公安员们激昂振奋，争相报名。

“哈哈，不这样不行呀！”乔局长满意地点点头，重新布置了力量，旋即就和龙志先、石锔、法医及几个刑侦员，去刑侦科办公室研究案子。

“同志们，”龙志先首先讲话，道，“冶金厂两次被盗，确系一个罪犯所为，可惜的是，第一次被盗时该厂正在武斗，公检法已被砸烂……。”

“放心，我们能够找到线索！”乔局长肯定地道，“这任务已经交给许兴远了。”

“那好！”龙志先高兴地又道，“今天凌晨的现场勘验和罪犯逃窜，表明作案者是个武林高手，特别是他还给我们留下了背影……。”

“我，我想讲两句！”石锔的脸色先是羞红，接着显出疑惑与愤怒，道，“我请老熊细细回忆，今天那从现场逃走的罪犯，绝对是前些天作案的那个家伙！”

“乔局长，”法医打断石锔的话，思考地道，“许科长是武林高手，他一定了解武林情况！”

“是呀！”一个刑侦员马上接过话头，道，“他今天没来开会，一定是发现什么线索了！”

“发现个屁！”另一个刑侦员皱了皱眉，很不满地，道，“今天早晨，我亲眼看见他挎菜篮子逛大街，什么猪肉，鸡

蛋，鱼，小菜买得可热闹啦！”

“哼，现在情况十万火急，他怎么还悠哉游哉？”另一个刑侦员摇摇头，道，“难道他会不知道……。”

石锷的脸色急速地变化着，终于，他下了决心，抽出钢笔，在笔记本上“刷刷刷”写下几行字，“嘶”地一声扯下来交给乔局长，乔局长一看，立即愣住了——

今天凌晨，从冶金厂仓库上跃下窜逃去的是许兴远！我从火车站来局的路上和他交过手，我记住了他身材和线条，特别是他腾跃的剪影和出神入化的轻功形象！

乔局长转瞬清醒，脸上现出深不可测的微笑，他悄悄把龙志先引到屋角，将纸条塞过去，龙志先一看，大吃一惊：

“天啦，是他！绝对是他！”

“你，你真没弄错吧？”

“真没错——嘿呀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会是他呀！”

“谁？是谁？！”刑侦员被吸引住了，正待踊上去问个明白，突然门外黑影一闪。

“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嗯？”乔局长突然板起面孔，他说着，若无其事地拿过纸条，装进了衣兜。

刑侦员们猛地感到了十倍的玄乎。

七

门外一闪的黑影正是许兴远。他隐约听到龙志先的惊